

摘 要

本文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，探究在台灣法的歷史形構中，有關國民身分的法律規制如何影響了女人與國家的關係：在法律具有強制力的規範下，「誰」是國民？「誰」可以成爲國民？在此區隔本國人與外國人的界限劃定中，性別扮演了何種角色？而跨國或跨種族族群的親密關係，又如何影響了國民身分的認定？性別化的排除與接納過程如何強化了從夫與從父的性別規範，從而形成了在國家成員界限劃定上的性別不平等關係？本文首先分析國籍的劃界作用、以及國籍法中性別歧視的型態，其次探究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國籍法中的性別歧視，以及跨種族族群親密關係中，國民身分屬性的認定所展現的性別與殖民關係的糾纏交錯。接著探討在終戰後的國家界限變動下，國籍認定的性別政治如何在「排日容華」的原則下實踐了女性國籍的從屬性，以及戰後有關國民身分的法律規範中所呈現的性別不平等關係。最後，則分析千禧年的法律改革，討論性別宰制的型態逐漸由「身分位置」的規制朝向「自願選擇」的轉化過程，並試圖提出可能的改革思考方向。